

# 界

作者: 廖澤銘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# 第一章:風起現世(上)

「叮噹—叮噹—」這時已是放學時間，班上的同學逐漸離開，只剩一位青年留在課室中，只見青年擁有一張清秀而淡漠的容貌，眸中帶着幾分陰柔，一個男子能長得像女孩般柔美，也是天下少有。他倚在窗前，打量着樓下正在做運動身材健美的美女同學。

“沈星痕？” 課室門口傳來一聲輕喚。

沈星痕扭頭一看，原來是中文老師，他微微一愣，答道：“王老師，有事嗎？”

“沒事，我落了些東西在課室回來拿而已。” 王老師走近，問道：“你是在等誰嗎？”

“沒有，我只是遲些走。” 沈星痕搖搖頭，繼續看向窗外。

“家裏不會擔心嗎？”

“反正都沒人，不急。” 沈星痕覺得囉唆，於是想盡快結束話題，說：“我養父每天都會很晚才回來。”

養父？那他的父母...王老師一怔，有點尷尬，他想了想說：“反正我現在也有時間，不如我們聊聊？”還不死心嗎？沈星痕背上書包說：“不用，我現在走。” 王老師倒不好多留，只好目送着沈星痕離開，他輕嘆一口氣，拿了東西便離開課室了。沈星痕緩步往樓下走去，一面暗暗好笑，那傢伙好像很想開解自己，但自己可沒有甚麼心結可以讓他開解。是自己很怪嗎？沈星痕仔細想來，自己小時候似乎已經缺少共情能力，例如有一次在別人的葬禮上看見別人哭喪着臉，自己非但沒有同情，反而只覺得越加煩燥。或許自己真是心理變態吧！走出教學大樓後，沈星痕四處張望，確保四周沒人後，他退後了幾步，然後加速一躍，翻過矮牆。矮牆後是一條小巷，這條小巷可以直通樓下，比其他路快得多，不過這條路是被校方嚴令禁止的，所以也只有沈星痕這種不怕懲罰的學生才會走。剛走到分叉處，他便聞到一股刺鼻的血腥味，沈星痕心中一驚，不會是遇上那檔事吧！沈星痕屏住呼吸，小心翼翼地把頭探向轉角處，卻見鮮血滿地，地上倒着一人，身上已是血肉模糊，恐怕是沒救了。旁邊則站着一個全身黑衣帶着銀面具的人，正在擦着他那把染血的匕首。也許是心理素質比平常人強，沈星痕也沒有太大的驚慌，他瞄了一眼矮牆的方向，只要現在退回學校，自己便是安全的。只不過想像很美好，現實很骨感。沈星痕正想把頭縮回去，卻不小心踩到地下的碎石，微弱的「咔咔」聲瞬間在這個靜謐的小巷中被放大了十倍一樣，刺激着二人的耳膜。“誰？出來！” 壞了...沈星痕當機立斷地拋下書包，接着頭也不回地向另一條路奔跑，黑衣人也沒有急着追趕，他冷哼一聲，單足一點，追了上去。沈星痕沒命地狂奔過一個轉角位，一面痛罵自己怎麼關鍵時候才掉鏈子，這時忽然眼角餘光閃過一個人影。那是一個青年，年紀大約十七八歲，正在往殺人犯所在的方向走。救？還是不救？救，自己就可能完了，不救，自己的良心不允許。媽的，最討厭選擇題了！沈星痕也不再考慮，他一把揪起青年的手，繼續逃命。青年一開始似是有些猶豫，但還是隨着沈星痕的腳步跑了起來，這倒是很對他本人的胃口。畢竟在這小巷走了這麼多年，沈星痕對這裏還是有一定的認識，他選了一條最快通向街道的路，只要有其他路人在，那傢伙就不可能在眾目睽睽下宰了自己。不知經過多少個路口後，沈星痕終於跑出了小巷，踉蹌的走了幾步，但他本就瘦弱，此刻終於脫力，雙腳一軟跪在了地上。媽的，以後一定認真鍛鍊體能...那殺人犯不會追上來吧...沈星痕回頭看向黑漆漆的深淵，心弦繃得更緊。一秒...三十秒...一分鐘...風平浪靜。眼看那傢伙總算沒有追上來，沈星痕心頭的大石總算落下，回頭對青年說：“抱歉，剛才有個殺人犯...” “那...那怎麼辦？” 青年聲音有些顫抖的說。“先報警吧。” “好...那你等等，我要去借個電話。” 青年一面左右張望一面急忙地跑走，而他的嘴角也微微勾起，成了一個詭異的笑容。目送完青年離開後，沈星痕便找了個燈柱靠著...反正都安全了，索性休息一下再回家。晚風吹拂過自己，讓他的疲憊感稍稍減緩，他喘了口氣，享受着劫後餘生的寧靜。不對勁...寧靜？沈星痕環顧四周，眼瞳驟然一縮。一個人都沒有。「咻」一聲破空聲襲來，沈星痕一驚，連忙向左翻滾，再抬頭一看，石子已經陷進了燈柱裏。沈星痕還未來得及吃驚，一道身影襲來，或許是腎上腺素的影響，亦或許是反射神經，竟又躲過黑衣人閃電般的攻擊，他怪叫一聲，從口袋掏出不知何時放進去的原珠筆，兇狠的揮刺過去。黑衣人輕描淡寫的避開了所有攻擊，與此同時，他用匕首劃傷自己的手，鮮血落在匕首上，匕首立馬冒出了詭異的紫黑色霧氣。黑衣人身形一閃，再度向沈星痕襲來，這次速度比上次更加快，幾個身位的距離，黑衣人只需短短一瞬便已欺近沈星痕身前，拿起匕首對着他的頸部削去。沈星痕

連肉眼也沒來得及捕捉他的身影，更枉論大腦作出反應，只能任由寒芒劃向自己的頸部逼近。就在快被削穿頸部的那一刻，沈星痕突然感到有人揪着自己，把自己向後拉，恰好躲過黑衣人致命一擊。沈星痕回頭一看，卻見男子正目不轉睛的盯著自己的頸部。那男子容貌俊美非凡，烏黑的長髮一瀉而下，穿著一件黑衣襯衫，外加一攏薄身有精緻刺繡的紅外衣，這造型倒是讓沈星痕忍不住瞧多了幾眼。男子看了片刻，又用手摸了摸沈星痕的頸部，確保沈星痕沒受傷後，他似是放下了心頭大石，長舒了一口氣。雖然沈星痕覺得眼前這人怪怪的，但還是說了一聲：“謝謝。”還未待男子開口，此時黑衣人再度殺來，一掌欺近二人，男子一把推開沈星痕，反手一掌接下攻擊。「砰」兩掌相撞，強大的勁風四處發散，方圓數十米的任何物品，吹走的吹走，粉碎的粉碎。一掌過後，男子順著對方掌勢向後倒退，而不會武功的沈星痕則被震飛幾米遠，摔得眼冒金星。待沈星痕回過神來，眼前二人早已纏鬥起來，只見男子不知何時手上多了一把劍，向黑衣人胸口急刺。黑衣人不疾不徐地提起手，對着劍尖便是一彈，整把劍應聲碎裂。不過男子卻沒有驚慌，他運上內力，以手為劍刺入黑衣人胸膛。雖刺入胸膛，卻沒有如實的刺入感，男子頓時暗叫不妙，意識到眼前只是高速產生虛影，這時一陣寒風直迫他的頸部，男子眼疾手快，對着頸部附近抓去，恰好握着黑衣人冒着紫黑色火焰的匕刃。未待黑衣人行動，男子附近的溫度倏然升高，手上更是冒出了火焰融化了匕刃，黑衣人似是有些忌憚，馬上施展輕功拉開距離。鮮血沿著男子指尖落下，地上瞬間被腐蝕出幾個小孔。一旁的觀戰的沈星痕，不禁暗暗咋舌，他終於知道剛才那男子在擔心些甚麼，若自己剛才被那霧氣碰到，那死狀一定會非常慘烈...不過現在不是胡思亂想的時候，趁着戰鬥還未波及到自己，沈星痕站起身正準備悄悄離開現場，但忽然一記重擊打在後頸上，他兩眼一黑，昏死過去。男子手上火焰源源不斷地燃燒着，手上的紫黑色火焰漸漸消失，黑衣人也沒有急着動手，而是靜靜地凝視男子。黑衣人率先開口：“鳳氏一族的小子，你還真是緊追不捨啊。”男子看向黑衣人，沉着臉道：“前輩要違反協議出來作惡，我不可能袖手旁觀的。”“協議中可沒有寫不准過來這裏。”“前輩你們這一族是不是都如此無恥歹毒。”“你說是就是吧。好了...你也該去死了”黑衣人臉色低沉，他手附近的空氣倏然扭曲變形，往前一揮，針狀物體直飛向男子腦門。忽然，一名長髮女子從天而降，內裡是雪白色的連衣裙，外裡淺藍薄衣光華流麗，輕盈的罩住她玲瓏曼妙的身姿。她帶着梅花紋白色手套的右手彈指一射，兩道寒光一同射出，一道擊散了真氣，另一道則向黑衣人射去，黑衣人不躲也不閃，他伸手一抓，一枚細如毛發的針便已在他手上。黑衣人舉起金針端詳起來，只見針尾是用黃金打造的，而針身和針尖則是一個湛藍色的水晶打造而成的，散發著令人髮指的寒氣。“霜降？”黑衣人喃喃道。他小心翼翼的用手帕包裹好金針，眼中神色也開始凝重起來...女子落在男子身旁，冷冷的道：“閻域？”“嗯...你小心些。”男子說話斷斷續續，話畢，更是咳了一口鮮血出來。女子握着男子手腕，探了探他的脈，說：“內傷，你硬接了他的攻擊。”“放心...死不了。”男子苦笑說。“知道便好。”女子放開男子手腕，然後一記手刀打向男子後頸，男子悶哼一聲，向後一倒。她伸手一托，輕輕地把男子平放在地上。隨即，女子運轉丹田，浩瀚澎湃的氣息引導着地上劍刃碎片，恢復成劍的形狀。黑衣人眼睛微微一眯，他從懷中取出另一把匕首，以瞬雷不及掩耳之勢殺向女子。女子拿起劍虛空一劈，數十道磅礴劍氣激射而去，劍氣所經之處無一不結成霜，以摧枯拉朽之勢直逼向黑衣人。面對這能把自己切開十塊八塊的攻擊，黑衣人卻沒有要退的意思，他身形倏然消失，又倏地閃爍到女子面前，匕首經已以雷霆萬鈞之勢向女子胸口壓去。也不知是不是嚇傻了，她不單止不打算閃避，反而還迎了上去。「咣當」一聲明亮的響聲之後，一層白膜出現震開了匕首，黑衣人虎口發麻，大叫糟糕，連忙施展輕功後退，但還是晚了，他只覺一股寒冷之極的力量從他的右手臂傳進他的身體裏，一根金針儼然插進他的手腕裏。“媽的，陰溝裏翻船了。”黑衣人一邊罵罵咧咧一邊用內力封住自己的曲池穴。但女子似乎并不想給他喘息的機會，她身形一抖，一瞬間便已壓了過去。這一劍雖快，但黑衣人也不是吃素的，只見他身形一扭，手一伸，便已反手鉗住了握劍的手。這麼好的機會放在眼前，黑衣人運起勁便要握斷女子的手，不過就在此時，她手上的劍如魔術般旋轉，直砍向黑衣人頸部。「轟」旁邊的牆壁頓時出現一個工整的橫切痕，女子瞥了一眼，便又把目光重新放回黑衣人身上。不知怎的，她總是覺得眼前這人有種說不上來的奇怪。女子瞄了瞄黑衣人已經開始結霜的手臂，也不再多想，提劍又殺了過去。女子手中長劍輕靈飄逸配合羽毛般輕巧的身法，一招一式彷彿如仙女翩翩起舞，架子看起來雖花，但其威力卻不可小覷，霎時四方八面都是劍影直刺向黑衣人，面對這鋪天蓋地的攻擊，剛回過神來黑衣人只能拿着匕首笨拙地抵擋着，一時間甚是狼狽。儘管如此，女子還是依舊沒有傷到黑衣人分毫，最多也只是劃穿他的衣服，她皺

了皺眉，一手繼續出劍，而另一隻手則往嘴裏一送一咬，再向前一灑，冰錐一波接一波從地面上出現，直刺向黑衣人下盤。黑衣人在中了毒的狀態下應付便已是頭昏目眩，再加上冰錐夾擊，他終是躲避不及，被一支冰錐貫穿進了小腿。女子神色一凜，劍上寒氣更盛，一劍刺向黑衣人頸部。黑衣人亦知道自己似乎接不了這劍，只見他左手向前一揮，數個小黑球向着女子激射而去，炸開了一片白霧。頓時一股迷醉感傳來，女子忙捂着口鼻，點地往後急彈，撤出了白霧範圍。白霧逐漸消散，卻不見黑衣人的蹤跡，只剩下一片狼籍。逃了嗎？女子眉頭皺了皺，轉過身來往男子方向走去。“打架可不能分心啊。”聲音從女子耳邊傳來，女子心神一驚，立馬催動內力施展輕功拉開距離。她的反應雖然已經很快，但還是慢了一步...一陣劇痛隨之而來，女子顫抖着把目光向下移，小腹上已然插着一把冒着紫黑色火焰的匕首。女子看着眼前仍中氣十足的黑衣人，美眸裏滿是難以置信...一個中了毒的人，怎麼可能還可以動用內力來隱匿自己的身形。還來不及多想，黑衣人拔出匕首，一片腥紅在小腹逐漸擴散起來，女子身體搖搖晃晃，眼前景象也越發模糊。隨着失去內力的支撐，那把劍瞬間碎裂，而女子也再無力氣站立，她倒卧在地上，意識終於消散...